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

「關於自我批評的重要性，關於自我批評與清官主義與不應把自我批評庸俗化等等，在下列斯大林的文章及報告中，真是說得透徹無遺。現將蘇聯文件摘要學完並實行精兵簡政與檢查工作之時，特選出發表，以供同志們研究。」

自我批評的口號，並不是一種臨時性的口號。自我批評是一種特別的布爾塞維克的用以提高黨員、幹部及一般工人階級之革命意識的方法。馬克思就說過，自我批評乃是鞏固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至於說我們黨內的自我批評，那末當布爾塞維克主義在我國產生時，在布爾塞維克主義一開始成為工人運動中特別的革命派別時，就開始有自我批評。大家都知道，列寧在一九〇四年春，當布爾塞維克主義還未成為獨立政黨，還同孟塞維克組織在一個社會民主黨內的時期，就已經號召黨內進行自我批評，並無情揭露自己的短處。列寧當時在「進步兩步」一書中就這樣說：

「他們（即馬克思主義的敵人——斯大林）對於我們內部的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他們為謀自己的方便，自然極力想奪取革命的來偷竊。這本專門談論我黨本身缺點的小冊中的個別章句，但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久戰鬥而受風霜，決不會被這區區針刺所動，這能影響到這些針刺而繼續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揭露本身的缺點。這些缺點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底發展而被克服的。讓這些敵人老爺們也試試他們的寶貴說出來罷，那怕就是稍許像我黨第×次大會記錄那樣明顯表露我黨的實況。」（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頁）

因此，有些同志以為自我批評是一個臨時的現象，是一個時髦的武器，如一切時髦貨一樣很快就過時了，這是完全不對的。其實自我批評是布爾塞維克主義底革命精神不可分割的一種武器。人們有時說自我批評對於尚未執政而「無物可失」的黨是很好的東西，但是對於已經執政而受人包圍的黨是有害的，因為敵人可以利用對於該黨本身缺點的揭露來攻擊這個黨，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恰恰相反，正因為布爾塞維克黨已經取得政權，正因為布爾塞維克黨因我國建設勝利而自誇自大，正因為布爾塞維克黨也許會看不見自己的弱點而助長敵人，——正因為如此，所以自我批評在目前得到政權以後，就特別必要。自我批評之目的在揭露與消除我們的錯誤，我們的弱點，——自我批評在無產階級專政時，只會使布爾塞維克主義易於同工人階級的敵人作鬥爭，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列寧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在自已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書上，關於布爾塞維克取得政權以後的狀態底這種特點，寫道：

「……一個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和最可靠的標準之一。以審查這個政黨是否認真其事和是否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於本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這錯誤之原因，分析產生這錯誤之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這錯誤之方法——這便是認真其事的政黨的標誌，這便是政黨的履行自己的義務，這便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頁）

一九二三年三月，列寧在俄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說的話是千真萬確的。他說：「……無產階級的不怕承認他自己在革命中某些事情做得絕妙而某些事情沒有成功。向來所有一切革命政黨都已陷於滅亡，其所以陷於滅亡是因為自誇自大，看不見自己力量何在，而且怕說自己的弱點，而我們則不會滅亡，其所以不會滅亡是因為我們不怕說自己的缺點，而且學習怎樣消除這些缺點。」（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零——二六一頁）

結論只有一個：如果不實行自我批評，就不能正確地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而如果不是正確的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就不會有布爾塞維克主義。

但是爲要發展自我批評，首先就須要把黨內許多障礙清除。所謂障礙，就是羣衆文化程度的落後，無產階級先鋒隊文化人材之缺乏，我們辦事遲緩，「共產黨人誇大狂」以及其他等等，但是我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卻是最嚴重之障礙之一，甚至可以說是嚴重的障礙。我們黨的、國家的、職工會的、合作社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組織中，都有官僚主義份子，這些官僚主義份子專門利用我們的弱點及錯誤來作文章，害怕羣衆批評，害怕羣衆監督和烈火，妨礙我們擴展自我批評，妨礙我們消除自己的弱點和錯誤，我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並不僅僅是辦事遲緩和官僚文章而已，官僚主義乃是資產階級影響我們機關的表現。列寧說得對：

「……我們應該明白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是絕對必要的，這個鬥爭也如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性的鬥爭任務一樣，是很複雜的。我們國家制度中的官僚主義，是已經成了大的弊病，以致我們的黨綱也提到它，這是因為官僚主義是與這種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及其散漫性有關係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二二頁）

因此，若果是我們真想擴大自我批評，消除我們建設事業方面的毛病，那末須要用更大的決心來反對我們各組織中的官僚主義。列寧說得對：

「……我們必須用更大的決心來發動千百萬工人農民自動起來批評，自動起來監督，作爲消除官僚主義的主要武器。列寧說得千真萬確。他說：『……如果我們想進行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那我們就須吸引下層羣衆來參加這一鬥爭。』」因爲「要吸引工人農民，那還有什麼消除官僚主義呢？」（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九五——四九六頁）但是爲什麼「吸引」千百萬羣衆，就應該在工人階級一切羣衆組織中，首先是在我們黨內部擴展無產階級的民主，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則自我批評就等於零，就會成爲空言。

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隨便一種自我批評，我們所需要的自我批評，必須要能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能發揚工人階級底革命精神，能鞏固工人階級對於勝利的信念，能擴大他自己的力量，能幫助他成爲真正的國家主人翁。

有些人說：若果有自我批評，那是用不着勞動紀律了，那就可把工作放棄不做，而去談天說地了。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污蔑工人階級。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爲的破壞勞動紀律，而是爲的鞏固勞動紀律，而是要使勞動紀律成爲自覺的能夠阻擋小資產階級放蕩性的紀律。

另有些人說：若果是自我批評，那是再不用不着領導了，那就可離開紀律而一切「聽其自然」了。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撒手。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爲的削弱領導，而是爲的加強領導，而是要把缺乏信心的紙上領導，變爲真正有信心的切實的領導。

但是，還有另一種的「自我批評」，這種批評會破壞黨性，會破壞蘇維埃政權之威信，會削弱我們的建設工作，會瓦解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幹部，會解除工人階級底武裝，會高喚什麼「純潔」的空談。不久以前，托洛茨基反對派正喊叫我們去實行這一種「自我批評」的。

例如就拿黨的組織對經濟的和其他的各種機關的領導來說罷。這種是否「一切都很順利呢？不是的，並不是一切都順利。不，不僅是在地方而且在中央，我們都往往看見人們所謂所謂人情關係解決問題，比如某個組織的上層領導者三三犯了他錯誤，因爲李四不願意同他「結怨」。犯了錯誤，弄壞了事，那有什麼要緊？我們誰個不犯錯誤呢？我——李四——今天寬恕了他，他——張三——明天就會寬恕我，因爲那能保住我自己也不會犯錯誤嗎？彼此客客氣氣和和平平，豈不是好，寬容錯誤，就會弄壞我們的大事嗎？不要緊，總可以過得去的。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有些負責工作人員的普通論調。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爾塞維克是批評全世界的，照馬克思的話說來，我們是翻天覆地的人。如果我們爲着某些同志底安寧，而放棄自我批評，那就只能靠送我們的偉大事業。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座中喊聲：對呀！鼓掌。）馬克思說無產階級革命與其他一切革命不同之處，就是他是自己批評自己的，他是藉自我批評而鞏固起來的。馬克思這一個指示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代表，閉着眼睛而不願看見我們的缺點，如果我們按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彼此袒護自己的錯誤，把這毒藥灌進我們的黨機關的内部去，——那末，究竟誰來糾正這些錯誤和這些缺點呢？如果我們不把這種在解決最重要的建設問題時，所常見的庸俗氣，願私人情面的習氣，從我們的隊伍中清除出去，我們就不配成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而一定陷於滅亡。

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如果我們不去誠懇地直率地進行自我批評，不去誠懇地公開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我們就堵塞了前進的道路，堵塞了改善我們事業的道路，堵塞了我們的事業獲得勝利的道路，這一點難道還不明白嗎？要知道我們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地前進着。不是的，同志們，在我們這還有階級存在，還有國內的各種矛盾，在我們這還有過去的東西，有現在的東西，也有將來的東西。在我們中間存在着矛盾，所以我們還不能一帆風順地在生活的浪潮中前進。

我們的前進是產生於鬥爭中，產生於矛盾的發展中，產生於克服這種矛盾中，產生於揭露和消滅這種矛盾的過程中。當階級存在時，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說謝天謝地現在什麼都很好了。同志們，這種情形是無論如何是不會有的。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是有什麼東西在那裡死亡下去，但是那些死去的東西，決不願意簡單地就死亡的，而是想拚命維持自己的生存，堅持他那已經腐朽的事業。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是有些新的東西在生長出來，而這些正在生長的新東西決不是簡單地就生長的，而是大聲地叫喊爭奪他生存的權利。（座中喊聲：「對呀！」）

（鼓掌。）新東西和舊東西之間的鬥爭，垂死者與新生者之間的鬥爭，這就是我們發展的基礎。我們如果不以布爾塞維克應有的精神去誠懇地公開地指出我們工作中的一切缺點和錯誤，那就等於自斷前進的道路。但我們是想前進的。正因爲我們是想前進，我們就應當把誠懇的革命的自我批評作爲我們極重要的任務之一。

沒有這種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前進，沒有這種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發展。但是恰巧在這一方面，我們的工作還不大好，而且人們往往因爲得到某些成功便把一切缺點都忘記掉，反而恰巧自以爲高枕無憂了，有兩三次的大成功！就以爲百事大吉了，再有兩三次大成功，就洋洋得意而目空一切了。可是錯誤和缺點卻依然存在，腐敗還是侵入我們黨內的機關內部去！（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年聯共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轉載解放日報「學習」副刊）

點滴社新書出版廣告：

（一）怎樣學習
（二）文件（定）
（三）小學
（四）中學
（五）大學